

# 民粹主義作為極權主張的有利條件

Shing Yin CHAN (陳誠彥)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Commons](#)

---

民粹主義作為極權主張的有利條件

陳誠彥



(圖片來源：<https://politicalpathologies.wikispaces.com/Totalitarianism+Hitler+Group>)

二零一七年七月的立法會議員被 DQ(被取消資格)、八月「東北 13 刑期覆核案」及「雙學三子判囚」，不禁令人思考，香港是否已由威權管治年代走向極權管治。雖然香港不是處於極權年代，但既然極權主義最終「統制約束民眾百姓的生命／生活的每一個環節」<sup>1</sup>，將我們「製造成孤立或原子化的個體」。那麼這個時代下，思考、認識極權主義變得極為重要。本文嘗試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作例子，分析民粹主義如何作為極權主張的有利條件。

極權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運動。它要持續不斷地進鬥爭，永遠沒有休止。「它們只要保持運動，並且使周圍的一切也跟著運動，就可以繼續掌權。」<sup>2</sup>為了使鬥爭進行下去，便需要不斷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謂「敵人」，作為鬥爭的對象。

極權主義另一個特點，是掌控最高權力的統治階層完全不會自我約束於其曾經允諾的原則價值或政策方向。並不會執著於特定意識形態，也非建基於清晰階級利益。目的是為了追求當下的勝利。<sup>3</sup>這種勝利亦可以是前後矛盾，如阿倫特所說「事實完全取決於能夠編造事實的人的力量」，而掌權的群眾領袖只關心一件事，

---

<sup>1</sup>許寶強：〈極權臨近的社會自我保衛〉，《文化研究@嶺南》，第 61 期（2017 年 11 月），[http://www.ln.edu.hk/mcsln/61st\\_issue/criticism\\_08.shtml](http://www.ln.edu.hk/mcsln/61st_issue/criticism_08.shtml)，擷取日期：2017 年 12 月 2 日。

<sup>2</sup>阿倫特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頁 335。

<sup>3</sup>許寶強：〈極權臨近的社會自我保衛〉，《文化研究@嶺南》，第 61 期（2017 年 11 月），[http://www.ln.edu.hk/mcsln/61st\\_issue/criticism\\_08.shtml](http://www.ln.edu.hk/mcsln/61st_issue/criticism_08.shtml)，擷取日期：2017 年 12 月 2 日。

就是使他們的預言變為現實。<sup>4</sup>

阿倫特亦形容，「極權主義運動是分子化、孤立的個人之群眾組織。」<sup>5</sup>，而建立這分子化、孤立的個人之群眾組織，是為了確保對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統治者的絕對忠誠。阿倫特進一步分析，因為這些完全孤立的人，是沒有其他社會聯繫的，只能單獨面對強大的統治集團。「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sup>6</sup>

極權主義的實現是基於不同的社會脈絡。如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盛行，及嚴峻的經濟危機，但不能忽略民粹主義在極權主義興起的重要性。民粹主義作為極權主張的有利條件，是因為民粹主義有效運用時，最能鼓動群眾。而群眾正是極權主義運動積整組織的依靠的力量。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一書分析了民粹主義的原則。他指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輯，包括了三個前提。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 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sup>7</sup>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要整合人民建立統一戰線，必須依賴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盛載不同事物、用感情將不同聲音簡化成一種訴求。<sup>8</sup>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次大戰後的德國，有大量的退伍軍人，這些退伍德國軍人無法了解德國投降的原因。《納粹：歷史的教訓》的作者 Laurence Rees 以訪談形式單獨訪問了前納粹黨人，當中有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伍的德國軍人。當他們被問到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德國投降的感覺，退伍軍人有這些回應：

「我們仍駐守在敵境內，一點也不覺得被打敗，前線部隊也不覺得被擊垮，為什麼會這麼快停戰，並且迅速撤出據點，實在令人好奇。」；

---

<sup>4</sup>阿倫特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頁 371。

<sup>5</sup>同上，頁 350。

<sup>6</sup>同上。

<sup>7</sup>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 6 期 (2007 年 7 月)，

[http://www.ln.edu.hk/mcsln/6th\\_issue/criticism\\_05.html](http://www.ln.edu.hk/mcsln/6th_issue/criticism_05.html)，擷取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劉孔維：〈網絡世界的右翼民粹與犬儒：以「愛護香港力量」為例〉，《文化研究@嶺南》，第 37 期 (2013 年 11 月)，[http://www.ln.edu.hk/mcsln/37th\\_issue/feature\\_03.shtml](http://www.ln.edu.hk/mcsln/37th_issue/feature_03.shtml)，擷取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sup>8</sup>朝雲：〈陳冠中、梁文道：民粹主義的起源〉，《香港獨立媒體網》，2016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5947#>，擷取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憤怒，因為沒有彈盡糧絕的感覺。」<sup>9</sup>

這些憤怒的感覺、認為德軍並未戰敗，不甘心戰爭就這樣結束等想法……引導他們要找到導致停戰的嫌疑人，再形成「德國軍人為國犧牲，國內卻有人出賣他們」的說法。而當時的矛頭指向威瑪共和國政府領導層、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一九一九年，退伍軍人以及右翼陣營組成的「自由軍團」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地區首府慕尼黑引發動亂，他們鎮壓慕尼黑的共產黨人，以表達對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巴伐利亞政府不滿。

另一方面，經濟危機為國內的極端右派提供良好的機會，掀起群眾對共和政府的不滿。一九二九年的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導致美國要從德國收回貸款，使德國陷入經濟危機和嚴重失業的問題。當時德國失業人口超過五百萬，不僅失業人口希望能解決經濟問題，連中產家庭都持相同看法。<sup>10</sup>而隨後一九三零年九月的大選，納粹黨及共產黨的得票率分別有百分之十八點三及百分之十三點三，兩黨在國會擁有一定數量席位。一九三二年七月的國會大選，納粹黨及共產黨的得票率亦繼續上升，分別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七點二及百分之十四點三。<sup>11</sup>德國政情陷入兩極化，這亦反映德國民眾對當時的共和政府失去希望，在共和政體下，社會更為混亂，失業問題更為嚴重。

借用民粹主義的原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是新興民主國家，其管治基礎薄弱，尤其是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加上戰債索賠及嚴重的失業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危機時，很容易被反對者塑造成「人民」的對立面。對於人民來說，民主於上述問題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因此「推翻民主共和體制的訴求」便成為空洞能指（沒有具體的推翻的對象，所有不支持納粹黨的人都要推翻，或建立怎樣的新式政府）。在這空洞能指的統合下，扣連成一種共同的民粹訴求（推翻《凡爾賽條約》、解決經濟問題等），將種種問題都歸因於「民主共和體制」下。例如，希特拉於一九三二年七月的一場演講中，提出要將國內三十個政黨趕出國家，表達出要推翻德國民主的計劃。<sup>12</sup>

回到阿倫特的分析，便能理解民粹主義如何作為極權主張的有利條件。阿倫特指出「政治上中立和無動於衷的群眾很容易成為一個民主統治國家裡的多數，因此

---

<sup>9</sup>勞倫斯·呂著，林立樹譯：《納粹：歷史的教訓》（台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頁3。

<sup>10</sup>同上，頁19。

<sup>11</sup>同上，頁19-22。

<sup>12</sup>勞倫斯·呂著，林立樹譯：《納粹：歷史的教訓》（台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頁21。

民主可以根據少數人的積極認可的規劃來運作」。<sup>13</sup>而階級制度的崩潰意味政黨制度的自動崩潰，政黨不能再代表階級的利益，階級成員希望恢復舊有的階級地位和利益，結果使政黨走向辯解和懷舊的傾向，失去了中立的支持者及沒法在年青人中招募新成員，因為他們認為政黨沒有關心他們的利益。<sup>14</sup>失去未經組織之群眾的默認贊許和支持，使民主共和制度勢單力弱。

階級保護牆的倒塌意味着，一切政黨背後遲鈍的大多數人轉變為一種無組織、無結構、由憤怒的個人組成的群眾。他們「將最受人尊敬的、最鮮明地具有代表性的社群成員看作蠢人，將現有的一切力量看作是邪惡的。」<sup>15</sup>群眾心理因厭倦而冷漠，更因為變得孤獨及缺少正常的社會關係，成為原子化的個體，在社會中找不到支援。

極權主義運動依靠的是純粹多數的力量。<sup>16</sup>而在上述的社會狀況下，群眾的意志缺乏代表，未能體現。群眾轉而渴求「強人」的出現，當然，領袖如何成為群眾心目中的「強人」，就是帶領群眾走向不同的「勝利」。群眾「只要勝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們沒有因為他們特殊的集體利益而被約束在一起，那是他們感到作為一個群體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對逆境也可以堅持的利益。對他們而言，只要是勝利無論是什麼目標；只要是成功，無論是何種企圖。」<sup>17</sup>例如納粹要降低全國的失業率，便利用大規模公共建設，強迫失業人口工作。如興建全國高速公路，興建時減少使用大型機器，以吸納失業人口。另外，將失業的人「消滅」，以降低失業率。把不工作、好吃懶做，對不願意參加國家建設的人，評為反社會人格並扔進集中營。結果，德國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失業率由六百萬人降至二百四十萬人。<sup>18</sup>這種宣稱「勝利」的手法，正符合了阿倫特所說「事實完全取決於能夠編造事實的人的力量」<sup>19</sup>

由此可見，民粹主義作為極權主張的有利條件，是因為為極權主義運動提供了「一種無組織、無結構、由憤怒的個人組成的群眾」。從阿倫特的分析中，極權主義運動製造出孤立或原子化的個體，是為了確保對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統治者的絕對忠誠。民粹的操作，亦為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統治者提供了永遠無誤的資格，以各種預言來宣佈他們的政活意圖。

---

<sup>13</sup>阿倫特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頁 339。

<sup>14</sup>同上，頁 342。

<sup>15</sup>同上。

<sup>16</sup>同上，頁 337。

<sup>17</sup>同上，頁 372。

<sup>18</sup>勞倫斯·呂著，林立樹譯：《納粹：歷史的教訓》（台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頁 35。

<sup>19</sup>阿倫特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頁 371。

## 參考資料

1. Laclau, Ernesto (2005) :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 69-124.
2. 阿倫特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
3. 勞倫斯·呂著，林立樹譯：《納粹：歷史的教訓》（台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4.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6期（2007年7月），[http://www.ln.edu.hk/mcsln/6th\\_issue/criticism\\_05.html](http://www.ln.edu.hk/mcsln/6th_issue/criticism_05.html)，擷取日期：2017年11月20日。
5. 劉孔維：〈網絡世界的右翼民粹與犬儒：以「愛護香港力量」為例〉，《文化研究@嶺南》，第37期（2013年11月），[http://www.ln.edu.hk/mcsln/37th\\_issue/feature\\_03.shtml](http://www.ln.edu.hk/mcsln/37th_issue/feature_03.shtml)，擷取日期：2017年11月20日。
6. 朝雲：〈陳冠中、梁文道：民粹主義的起源〉，《香港獨立媒體網》，2016年11月19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5947#>，擷取日期：2017年11月20日。
7. 許寶強：〈極權臨近的社會自我保衛〉，《文化研究@嶺南》，第61期（2017年11月），[http://www.ln.edu.hk/mcsln/61st\\_issue/criticism\\_08.shtml](http://www.ln.edu.hk/mcsln/61st_issue/criticism_08.shtml)，擷取日期：2017年12月2日。